

我也许能帮这一个，还有那一个 | 我的武汉日志

mp.weixin.qq.com/s/UqrSnRnCCf4VeEljsPnUmA

若干年后回望，这一定是一段值得铭记的日子。因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，许多家庭无法团圆。疫情数据地图的每次刷新都令人揪心。我们和千万武汉人在一起，这不只是一句安慰，因为没有人能够置身事外。

之前，我们向用户征集这段时间的故事，鼓励大家写下属于自己的“武汉日志”。现在，我们挑选出其中的几篇，分享给大家。

医生们追求，有时去治愈、常常去帮助、总是去安慰。我们相信，尽可能分享有关此次疫情的事实，对他人就是一种安慰剂，能够帮助社会共克时艰。

如果你还有愿意记录下来的故事，欢迎继续发给我们，文字、图片、视频均可，如果您没有时间成文或拍摄，可提供线索并留下联系方式。

要求真实、原创，文字内容不少于1000字，发送时请注明署名及联系方式。

中国青年报社征集邮箱：wuhanstory@126.com



2月2日晚，武汉市同济医院，发热门诊里的患者们。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李峥茆/摄

方露（化名）是一个34岁的武汉市民。自公婆确诊“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”入院后，她开始通过微信群，组织“病友”展开“自救”。每天，她会在群里及时发布官方信息，更新疫情防控进展的情况，回答群友对症状的问题。她做了一份开放式表格，需要帮助的人可以将信息填入，有机会时，她会转发这些信息，不论需求是排队等待核酸检测，还是一张病床。

眼下，她和7岁的儿子生活在家。丈夫因为接触过她的公婆，已经主动在酒店自我隔离两周。

除夕之前的那天，她曾做了一次“大采购”，之后，她和儿子没有出过家门。

本文约3687字

预计阅读时间10分钟

作者 | 方露

这一切发生之前，我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。

1月13日到16日，我带孩子参加了政府组织的免费冬令营活动，有滑雪、滑冰等冬季运动课程，我还给小孩报了室内滑雪，武汉很少下雪，孩子能长长见识。

1月17日，我看到了一篇文章，叫《武汉病毒纪事——2020年的第一场疫情》。

1月18日，小孩的寒假课全部结束，老公问寒假去哪里玩？我白了他一眼，早干啥去了？现在想去国外旅游，来得及办签证吗？我提出神农架国际滑雪场的路线，老公嫌冷，不乐意。

1月19日晚上，我身体忽然感觉异样，还莫名地咳嗽了两声。如果是平时，咳两声不是很正常吗？但此时的这两声，居然让我想起之前看到的那篇文章。睡前，老公说他有点发烧了，量体温37.2摄氏度，我有点惊讶，但很快觉得，新闻里的事，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。

1月20日，婆婆发来让我们注意“病毒感染”的消息。我心里依然惦记着去滑雪，发了个朋友圈，征集大家对“该不该出去玩”的意见。有人回复，算了，疫情严重太危险。有的说，想玩就玩呗。朋友鼓励我，自己的儿子自己负责，想怎么玩就怎么玩！这个答案正是我想要的。

做好决定，我给婆婆打电话告知，结果她说，公公发烧几天了，降不下来，自己也感觉不舒服，明天去社区开点药。我回想这几天看到的新闻和网络文章，让婆婆不要随便对付，先去做检查，排除“那个病”的可能性。婆婆没有回答，显然还想再扛一下。老人家都是这样，平时有个头疼脑热的，都是自己开药。他们觉得去医院花费高，随便检查一下也要花大几百元。

那天我开车出门办事，路上感觉特别疲倦。等红灯的时候，甚至高架桥上车少的时候，我都能睡着两秒。老公说他体温37.1摄氏度，还说同事和他妈妈因为病毒性肺炎住院了。

1月21日，老公心血来潮去菜场买了半只鸡，还随口讲了个“笑话”，说今天去买菜，有个摊位是空的，别的摊主说，“因为那个病关进去了撒”。当时，我们一点都没觉得这跟自己有什么关系。

鸡汤还没炖好，婆婆打电话来，说公公还没退烧。汤刚起锅，婆婆的电话又来了，问老公什么时候能去，显然是着急了。婆婆平时有什么事都一个人扛，很少让我们知道，也很少叫我们帮她，可见情况不妙。

老公赶过去了，谁知这一去，他也不能回来住了。

当天夜里，老公焦急地打来电话，说带我公公去三医院做了检查，CT结果显示病毒性肺炎。我让自己镇定下来，告诉他先带老人回家，两人睡两间房，“你也不要回来了，在爸妈家附近找个宾馆住，明天带妈妈去检查”。

安顿好父母，半夜2点钟，他给我打来电话，带着哭腔问：“得这个病会不会死？”我说，没确诊，先不要想那么多，你要是倒了，谁送你爸妈去医院检查？要是我送你们3个人去医院，小

孩怎么办？

1月22日，婆婆做了检查，结果也是病毒性肺炎，但是不是传说中的“那个病”，需要用试剂盒进行检测。那天，我把家里攒了一冬天没洗的毛衣外套、床单被套，高温洗涤、烘干，洗了整整一天，还有2桶没洗完。我还刷了一整天的朋友圈和订阅号，把所有关于病毒性肺炎的文章全看了一遍，看得天昏地暗的，大概刷新闻，是我排解压力的一种方式吧，这样就没有时间担忧和害怕。

因为公公婆婆还没有确诊，我不敢跟别人说。我朋友圈里还有一些老人的朋友，万一检查结果不是“那个病”，以后街坊邻居都躲着我们走，多不好。这时，疫情的严重程度，已经人尽皆知了，但身边的人中招，我们家可能是第一个，我的朋友都认为，这是一件遥远的事、别人家的事。

晚上，婆婆打来电话，听起来刚哭过。她说害了儿子，不该让他去接送，把他拉下了水。老两口打算把攒了一辈子的积蓄都交给我，如果他们3个人过不了这一关，要我一定坚强起来，把小孩抚养长大。我拼命对她说，检查结果中有漏洞，安慰她，说不定不是呢！

老公一个人睡在宾馆，吓得睡不着，半夜又给我打来电话，哭着说，会不会以后就没有爸爸妈妈了。我告诉他，让老人放心，他们才能一心一意好好治病，我们先把最坏的情况安排好，再考虑“未来”。老公用力地嗯了一声。我说，乖乖睡觉，如果你不好，他们就没有活下去的希望了，你一定要坚强，保护好自己，明天去做检查。从那以后，我每天都要像这样安慰他们。

1月23日，我继续洗头一天没洗完的衣服，让自己感觉正在做很多事。如今回忆起来，却不知道自己到底忙了些什么。

下午，我收到公公婆婆的两份确诊通知书，接着遇到了至今都困扰着一批又一批新冠肺炎患者的难题：没有床位。第一天去的三医院，第二天关闭了发热门诊。接着又去人民医院，发热门诊也关了。婆婆说她早早留好了联系方式，又给七医院、九医院、武昌医院打电话，居然床位全满。

从这天开始，我在朋友圈重复发布求助信息。和我之前的情况一样，所有人都觉得我的经历很稀奇，“居然有发生在熟人身上的案例”。尽管我特意嘱咐不要慰问，还是接了一整个晚上的电话，大家都想帮助我这个不幸的家伙，以至于没有实质帮助的信息，我至今都没有回复。那时，我只关心哪里有床位，联系我的人有没有办法帮我搞到床位。听出对方爱莫能助，我甚至会不耐烦，心想，正忙着呢，多耽误事儿！

我们并不是这一天才开始想办法找床位，从第一天拿到公公的确诊结果开始，老公就四处找人帮忙，当时没想过床位这么难。谁知道3天过去了，我们翻找了一切可以联系的资源，所有熟人都反馈，这回一点办法都没有。婆婆焦虑地给我打电话说，真是走投无路了。到了23日夜里，经过一整天的努力，终于有两个医院的医生说，我公公婆婆算重症，帮我们想办法。24日凌晨，婆婆打电话来，说其中一个医生联系不上了。我安慰她，没关系，还有一个呢。很快，仅剩的那个医生也表示，没办法了。我还是很感谢，至少那天晚上，我睡了一个安稳觉。

1月24日，除夕，就在我们心灰意冷的时候，突然出现了两个床位。我感受不到一点过年的味道，没有人张罗年夜饭，一家人七零八落地隔离在不同的地方，每个人都感觉格外凄凉。我和小孩在家里，没有看春晚，之前准备好的年货，至今都没有心情吃。还记得半个月前，我和老公偎在被窝里看《庆余年》，吧嗒吧嗒吃了一个晚上，老公笑我一个人吃完了3斤皇帝柑，我笑老公吃花生米的样子，像个米缸里的老鼠。但除夕夜，陪着我的只有疲倦和满身的酸痛。还好老公拿到检查结果，“阴性”。我不用去检查了，因为工作忙，我半个月没去过公公婆婆那边了。

自从21日老公出门之后，我一直处于高速运转的状态。除夕之后，我好好睡了两天。公公婆婆住进医院我就放心了，包吃包住，治病有医生在，没什么担心的，我连病情都懒得问，觉得必然会越来越好。

接着我得知，公公入院之后高烧不退，人都烧糊涂了，婆婆急得一晚上没睡好。后来，公公的体温终于降下来，总算让人放下一颗悬着的心。婆婆一直精神百倍，一点都不像生病的人，医生原本要给她减药准备出院，她却持续高烧起来。新型冠状病毒难以捉摸，连医生都搞不清楚，到底一个完整的病程应该是什么样子。婆婆烧了2天，体温开始回落，我以为总可以放心了，结果老公始终感觉胸闷，又去查了一次CT，却被怀疑肺癌早期……这一天天跌宕起伏，编剧都不敢这么写。

1月27日，久未联系的武汉理工大学校友发来消息，我点开一看，竟说她老公“高度疑似”。她老公也是我的校友，他们女儿的照片，我经常在朋友圈看到，真漂亮啊，遗传了妈妈的少数民族基因。同样是做母亲的，我心里始终放不下他们。

那时，核酸检测试剂盒很紧缺，就像在一个百人群里发5个红包，你可能永远都抢不到。

因为我前期发布了求助信息，很多人都知道我家有病患，几乎每天都有认识或者不认识的朋友来询问我，这个症状是不是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，那个症状要不要紧。那种面对未知、生死攸关的心情，我感同身受。

我等不及别人来告诉我，这个病是什么样的？将来会怎样？下一步该怎么做？没有人知道确切的答案。作为亲历者，我们就是信息的最中心，在各种纷纷扰扰的谣言、辟谣和反辟谣声中，只有我们经历过的才是真的。武汉封城后，一些人还没等到确诊，就永远离开了我们。要战胜可怕的病毒，必须自救，也必须团结起来。我迅速建立了病友群，我希望能从别人那里获得我想要的信息，也希望能将自己掌握的资源分发给他们。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大家听天由命。

每天，我花很多时间来带动群友，希望他们能积极自救。每天醒来就想到群里几个人还没有做核酸检测。我脑海里始终想着一个有名的“鸡汤故事”——有个小男孩在海滩捡鱼，然后把鱼扔回海里，大人说，你这样帮不了所有的鱼。小男孩说，是的，但是我能帮到这一只，这一只，还有这一只……

中国青年报·中青在线出品

微信编辑 | 陈轶男



觉得好看请点这里

